



Kafka

卡夫卡传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
透视苦难的冰

—马克斯·勃罗德

卡夫卡传

K a f k a

马克斯·伯罗德 著
叶廷芳 黎 奇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卡夫卡传

马克斯·勃罗德 著
叶廷芳 黎 奇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75印张 22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70元

ISBN 7-5434-2951-9/I·315

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从诸如《乡村医生》的创作中，我还能获得一时的满足……然而只有在我能够将世界升华到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时，才谈得上幸福。

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

——摘自卡夫卡日记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中译本序)

人们常说，大凡事业上有成就的人，背后往往站着一位“贤内助”。同时似乎也可以说，许多大有成就的人身边往往站着一位亲密的知己或得力的合作者，并留下千古美谈。在西方，较早的有名例子当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他俩是师生关系，但在学术上却是亲密的忘年交和合作者，凡是重要问题两人共同切磋、探讨，许多成果难分你我，以致在苏格拉底因思想罪被当权者处死时，柏拉图悲愤不已，为继续完成老师的遗业，他远走他乡，到处考察，历尽磨难。在近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了，他们之间的动人事迹已经家喻户晓，无须在这里赘述。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事例也是为世人所称道的，他们对探索宇宙奥秘的巨大热忱和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志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由紧密合作而产生友情，由友情而升华为爱情，进而结为终身伴侣，而且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堪称科学史上的佳话。

文学史上当然也不乏其例，就以本文涉及的德语文学而言，

18、19 世纪之交歌德与席勒的十年合作与友谊即为史家们反复赞颂。他俩在深刻了解对方的思路、中肯剖析彼此的长短的基础上结为知交，在创作中“朝夕晤谈、共同切磋、相互影响”，以至达到“如同一人”的地步，讽刺短诗《赠辞》和《叙事谣曲》就是两人“难分彼此”的共同智慧的结晶。由于较年轻的席勒的巨大热情的激励和鼓舞，歌德那原来被政务弄疲惫了的创作情绪重新振奋起来，仿佛获得了“第二次青春”，不仅完成了旷世杰作《浮士德》第一部，而且写出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等重要作品。同样，席勒也因歌德的启发与影响，其哲学思维中增添了感性因素，创作了《华伦斯坦》、《威廉·退尔》等不朽名著。可惜 1805 年席勒即以四十六岁的天年过早逝世，这对德国文学的发展是个重大的损失，对歌德本人更是个巨大的打击。他甚至感到“失去我生命的一半”。不过，尽管如此，这十年的友谊和合作是辉煌的，他把德国古典文学推向了高峰，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华彩乐段”，迄今矗立在魏玛民族剧院前的歌德、席勒双人塑像成为这一丰碑的象征！

德意志文化中这一精神遗产在现代文学中的最好继承者是两位用德语写作的布拉格人——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和马克斯·勃罗德（1884—1968），两人都是犹太人。勃罗德是一位题材广泛、著作甚丰的作家，除了诸多的爱情、传记小说、诗歌和宗教主题的作品外，还有不少文化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及戏剧、音乐评论等，曾先后在以色列和德国分别获特莱维夫市文学奖和海涅文学奖。大学年代他与卡夫卡同修法律，结为知交。两人都爱好文学，经常参加一些文学界的活动，一起看戏、听朗诵等。勃罗德夫妇出游时，也常带上卡夫卡同行。卡夫卡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也是勃罗德介绍认识的。两人经常朝夕相处或书信往来，讨论生活或创作中的

各种问题。诚然，在具体创作中，他们不像歌德和席勒那样“不分你我”地进行合作。但是作为一个在卡夫卡生前就小有名气的作家，勃罗德一直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更是卡夫卡意义的第一个发现者。早在1916年，当卡夫卡还只发表了少量几篇小说如《判决》、《变形记》、《司炉》、《在流刑营》等的时候，勃罗德就指出，卡夫卡是一个“仅次于霍普特曼和汉苏姆的活着的最大作家。”^①基于这一卓见，他一方面竭力鼓励卡夫卡把他的作品拿出来发表，一方面积极为他联系出版社。就在1916年，勃罗德在给《犹太人》月刊寄去一篇卡夫卡作品的同时，附了一封信给该刊的编者马丁·布勃，信中写道：

我同时寄给您一篇短小的卡夫卡作品的原稿，我比自己的文章多花了十倍的时间，才把他从作者手中讨了出来。要卡夫卡发表东西是极其困难的，要索取他的原稿简直必须去夺才行。^②

由于勃罗德这样执著的督促和努力，终于使卡夫卡在生前把他的一些主要的短篇小说发表了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友谊的力量。

友谊的这种力量对于卡夫卡来说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勃罗德对卡夫卡遗嘱的决断上。卡夫卡由于没有把当作家当做目的来追求，相反他追求的是写作的可能和写作的艺术，而他最后认为，他这一生的这两个愿望都未能如愿，特别是在艺术上他觉得是“不成功的”，故而他就像他的小说《饥饿艺术家》中的主

① 见海因茨·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第390页，德文版，1973。

② 同上390页。

人公那样“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甚至在晚年给勃罗德立下遗嘱，要求他的这位最可信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他所有的作品和遗稿“统统付之一炬”。由于勃罗德早已看到了他的这位朋友创作上的不同凡响，他没有执行他的朋友的嘱托，相反，以极大的努力，把卡夫卡的作品和遗稿包括书信、日记等统统整理出版了！并且先后两次编纂了卡夫卡的全集，即1935年的六卷集和1949/50年的九卷集，从而使世人有机会看到卡夫卡创作的全貌，同时也使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和意义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这是勃罗德对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作家兼学者的勃罗德作为卡夫卡创作的见证人先后写了《卡夫卡的信仰和信条》与《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解救》两部学术著作，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中的深层含义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神学出发，详加分析，由于他本身也是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自然有其独到见地，对卡夫卡研究是个推动。不过他过分从宗教和神学方面去联系，不免失之过分，受到学术界某些批评。

但是，当勃罗德以卡夫卡的生活友伴出现的时候，他通过对卡夫卡的生活经历及其外部特征的描写和记叙所展示的卡夫卡性格的多种侧面，对于我们全面地、立体地了解卡夫卡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所提供的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他以权威身份为雅诺施记载的《卡夫卡谈话录》作了鉴定，而单从作品中来了解卡夫卡，那么人们会很容易把卡夫卡看成是一个孤独、绝望、独往独来的怪人，事实上作为伟大作家的卡夫卡，他绝不是这样毫无色彩、性格单一的人。勃罗德不仅为我们证实：“绝对诚实是卡夫卡品质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他待人总是谦虚退让，“不愿意委屈任何人”，

而且向我们描绘了卡夫卡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群和爽朗性格：“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观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自然的伟大、向上、强健、健康、坚实、简朴。”^①于是，“在卡夫卡的内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为争夺优势而互相争斗：对孤独的企求与跟人交往的意愿。但是，对于他来说，集体生活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意味着最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勃罗德进一步从不同体裁的作品中，比如从格言和小说中所出现的卡夫卡的不同形象来展现他的矛盾：“人们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开导的、助人的光辉；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更多的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的。”^②尽管从数量上看，卡夫卡笔下的想象性文字即小说在他的全集中并不占多数，然而决定卡夫卡的作家品格的毕竟是小说，而且在社会上流行的比起他的书信、日记来占压倒优势。为了呈现卡夫卡性格内外矛盾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友谊在这里再一次放射出光彩：勃罗德通过撰写这部传记来平衡读者心目中可能产生的倾斜。现不妨摘录一段勃罗德的自述：

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几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灵活得令人惊讶，他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

① M·勃罗德：《卡夫卡论》第42页，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77。

② M·勃罗德：《卡夫卡论》第214页，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77。

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这还不算，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无懈可击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灰暗，跟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

此外，勃罗德作为作家，他还把卡夫卡作为艺术形象写进他的小说，他的《爱的魔国》中的加尔塔（Garta，与 Kafka 谐音）即是卡夫卡的化身。书中这样描述加尔塔的特征：“加尔塔的经历总是有缺陷的，总是只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当然怀着爱的紧迫性寻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善。……一种紧张积极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

人的一生中总会交上几个诚挚的朋友。但要得到一两个对自己全面了解并真正理解的知音却并不容易。这使笔者想起了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诚然，两人交往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胸怀大志者，相知何须时日；双方都以天下为己任，彼此肝胆相照，就像歌德与席勒那样，很快成为知交，并互相支持和合作。秋白生前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牺牲后鲁迅为他编纂了《海上述林》（上、下集）。就在为《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言里，瞿秋白对鲁迅作品的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鲁迅看了十分感动，便书录了清人何溱的一幅对联，赠给秋白，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多么诚挚的友情。卡夫卡生前朋友固然不算少，但作为作家的存在，理解他的人自然是很少的，不过，有了勃罗德这样的知己，何须多哉，一个足矣！

国际上关于卡夫卡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卡夫卡的传记也

一本接一本出版。其中较重要的有那么四五部，就篇幅的宏大而言，当推哈尔特·宾德尔的《卡夫卡传》，作者研究卡夫卡达三十余年之久，对卡夫卡先后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英国罗伯特·海曼的《卡夫卡传》篇幅也不小，并且着重在作品分析，已被译成数种文字（包括汉语）。再一本是德国克劳斯·瓦根巴哈写的《卡夫卡传》，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传记，是一种研究方法——实证论——的产物，在卡夫卡研究界受到重视。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勃罗德于1953年写的这部《卡夫卡传》，就资料的直接性与权威性而言，它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他各种有关传记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任何研究卡夫卡的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现已被译成多种语言，但译成汉语还是第一次。

叶廷芳

199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1)
第二章	大学	(35)
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73)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95)
第五章	订婚岁月	(136)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170)
第七章	最后几年	(198)
第八章	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217)
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253)
第二版后记		(255)
第三版后记		(257)
附录一		
布雷齐亚观飞记		弗兰茨·卡夫卡 (258)
附录二		
回忆弗兰茨·卡夫卡		鲁道夫·福克斯 (269)

附录三

对弗兰茨·卡夫卡的

一些回忆…………… 朵拉·格利特 (273)

附录四

关于卡夫卡《城堡》的

一点说明…………… (276)

附录五

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

玩偶的谋杀…………… (281)

附录六

卡夫卡年表…………… (297)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弗兰茨·卡夫卡 1883 年 7 月 3 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 Kavka）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经常使用这种信封。

在捷克地区的犹太人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下来的犹太人，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里并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虑在内。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对旧奥地利的捷克民族诸党派倒颇有好感，尽管并非旗帜鲜明。他这种好感也可能与他对捷克乡土的怀念有关。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的是德语的教育，只是后来他才自发地掌握了准确的捷克语知识，获得了对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与德语文化的联系（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将谈到以后为他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的联系的根本意义）。弗兰茨有个远房堂兄，跟他长得很像，比他壮实一点，除此以外，简直可以说是与弗兰茨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弗兰茨对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坚强的组织才能十分钦佩，这位堂兄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作为大学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院中）一直都在德语自由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他

英年早逝，但他作为法律草案的批评者和有创见的撰写者，作为政治家，作为克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著的编纂者，并以他自己的法学著述证明，他有能力开辟美好的生活天地。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 Amschel (阿姆谢尔)，正如母系中母亲的祖父，我母亲记得，他是个非常虔诚和博学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去世时，我母亲六岁。她还记得，人们让她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此外，她也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许多多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入冬后，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之后，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中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博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大火将周围的房舍夷为平地，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都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便是母亲的母亲。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 1934 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

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

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

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撵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